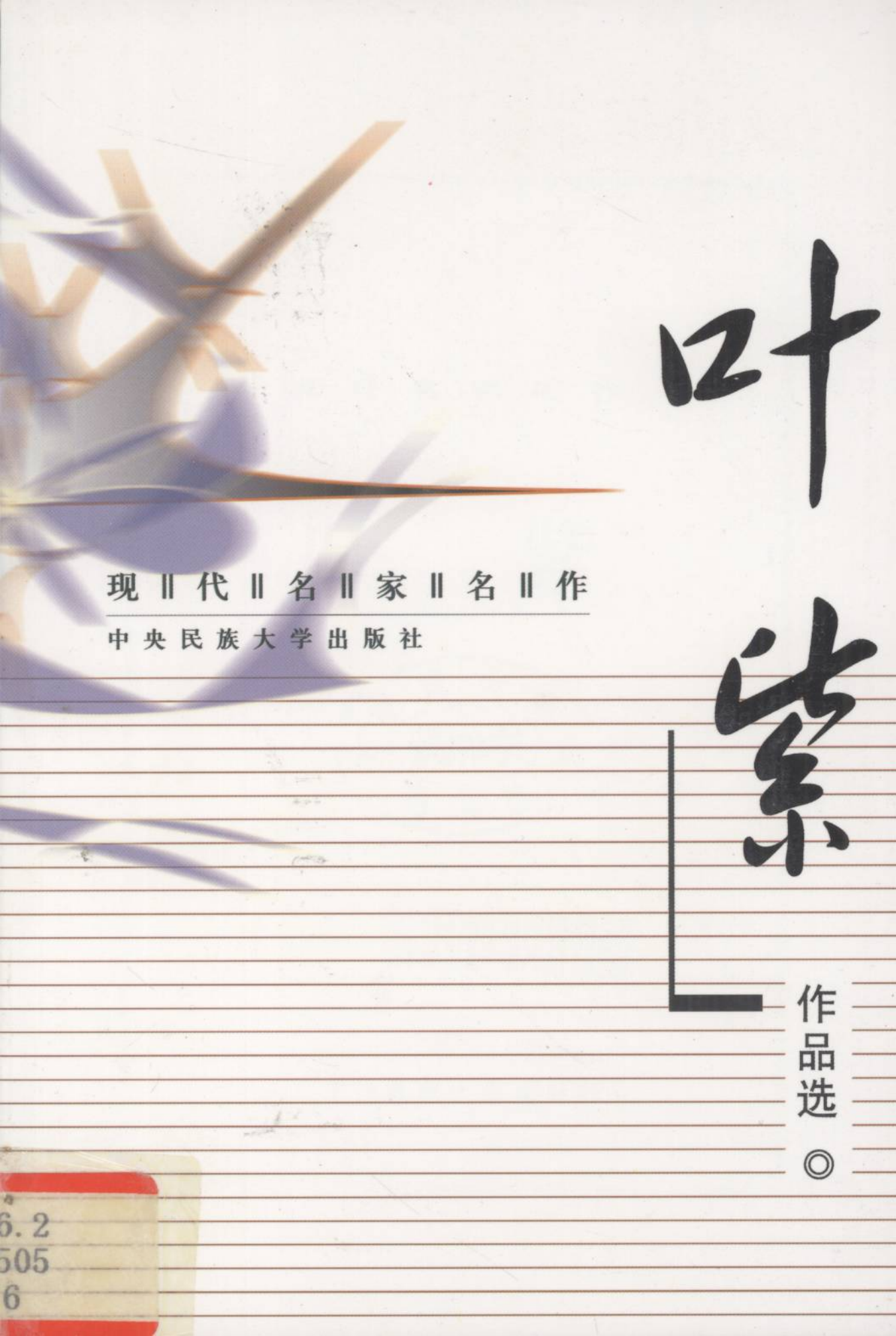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叶

紫

现 || 代 || 名 || 家 || 名 || 作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作品选

◎

6.2
505
6

现代名家名作

叶 紫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紫作品选/瑞峰编. —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5.6
(现代名家名作丛书)

ISBN 7-81108-028-1

I. 叶... II. 瑞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2148 号

书 名: 叶紫作品选 (现代名家名作)

主 编: 瑞 峰

责任编辑: 吴宝良

出 版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发 行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虹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 168 (毫米) 1/32

字 数: 4800 千字

印 张: 337.25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1108-028-1/I·63

定 价: 880.00 元 (全 34 册)

目 录

行军掉队记	(1)
夜雨飘流的回忆	(11)
行军散记	(17)
岳阳楼	(30)
古渡头	(33)
南行杂记	(39)
插田	(50)
鬼	(54)
夜的行进曲	(58)
殇儿记	(61)
丰收	(64)
火	(107)
电网外	(130)
夜哨线	(156)
杨七公公过年	(176)
向导	(203)
鱼	(216)
偷莲	(222)

行军掉队记

一、山行

掉队以后，我们，一共是五个人，在这荒山中已经走了四个整天了。我们的心中，谁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。本来，依我们的计划，每天应该多走三十里路，预料至多在这四天之内，一定要追上我们的部队的。但是，我们毕竟是打了折扣，四天过了还没有追上一半路程。彷徨，焦灼……各种各色的感慨的因子，一齐麇集在我们的心头。

五个人中间，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枝手枪——一枝土式的六子连——其余的四个人，差不多都只靠着我这枝东西保护。传令目，副官，勤务兵，外加上那一个最怕死的政治训练办公厅主任。

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枝手枪，就故意地骄傲了。实在地，我对于我的这几位同伴，除了那个小勤务兵以外，其余的三个，就没有一个不使我心烦的。尤其是那一个最怕死的自称为主任的家伙。要不是为了他，我们至少不致于还延误在山中，四五天追不到部队。天亮了以后，看不见太阳，他不肯走；下午，太阳还高挂在半天空中，他就要落店。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见了一个什么不祥的征兆，或者是迷途到一个绝路的悬崖上去了，他就要首先吓得抖战起来，面色苍白，牙齿磕得崩崩地响。然而，一过了险境，看见了平安，他却比什么人都显得神气。

山路是那样地崎岖，曲折，荒凉得令人心悸，要很细心才能够寻出正路来。几天来，我们都沿着前面部队经过时所作的记号，很迅速地攀行着。谁也是小心翼翼地，不敢大声。我们知道，这婆山一带的居民，一向就横蛮得不讲道理。他们也最讨厌军队。往常，我们的大队在这里过境时，他们就曾经毫不客气地截过尾巴。他们并没有枪，也没有火炮。他们只凭着自己的锄头，广众的人数，在你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时，一下子从树林里面跳出来，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后的一排人，一班人，或者是行李担子，统统劫去。锄头可以准确地把拿枪的打到山涧里，使你来不及翻身扫射。全部去完了，等你前面的大队知道了，调回来围捕他们时，他们就一声唿哨，统统钻进树林里面，连影子都抓不回来。

过去的印象，的确是太深入我们的脑筋了，所以我们才恐怖得那样厉害。尤其是虽有一枝手枪，却比没有还容易摆布的五个光身的人，如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触怒了，还有命吗？

训练主任这个时候总是和我特别讲得来，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。但，我却不时故意地捏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来恫吓他，使他发急。这，我并不是有心欺侮弱者，实在是我们中途太感到寂寞了，找不到一点能够开开心心的资料。

太阳渐渐把树影儿拉长了，我们都加紧着脚步，想找一个能够打尖过夜的客店，然而，没有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传令目和副官爷都发急了。

“不要紧的！”训练主任停了一停，献功似地说：“你看，那边山脚下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”

于是，我们就轻了一轻身上的小包袱，远远地赶着那个行人的后尘，追求着我们的安宿处。

二、白米饭

跟着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后，约莫走了两三里路，天色已经渐渐地乌黑了。起先，因为距离得相当远，那个人好像还不曾察觉，后来追随得近了，他才知道后面有人。回头看看，我们的几件灰布衣服，便首先映入了他眼脸，他不由的吓了一跳，翻身就跑。

我们为了住宿问题，紧紧地钉着，追着。半里路之后，我们清晰地看见他转了一个弯儿，躲进山谷中的一座小屋子里去了。在偌大的一个山谷中，就只看见那么一座小屋子，孤零零地竖立着。

我们跟过去——门儿关着，屋子里鸦鹊无声。

“怎么办呢？妈的！他把门关起来了。”训练主任举起一只脚来，望着我，想踢过去。

“不要踢！”我向训练主任摇了一摇头。“让我来叫叫他看。”我把耳朵贴在门边上，用手指轻轻地敲着：“喂，朋友！开开门，让我们借宿借宿吧！”

里面没有回答。随后，我们又各别地敲叫了好些声。

副官和传令目都不耐烦了，天也更加乌黑得厉害。他们不由的发了老脾气，穷凶极恶地叫骂起来：

“不开门吗？操你的祖宗，打！——”“打”字的声音拖得特别长，特别大。果然，里面的人回出话来了：

“老总爷！做做好事吧！我们这屋子大小。再过去五里路就有宿店的……”

“不行！我们非住你这里……”副官越说越气。

双方又相持了一会。结果还是由我走到门边去，轻轻地说了些好话，又安慰了他许多，我们只有五个人，临时睡一忽就走，决不

多打扰他们！……

半晌，他才将那扇小门开开着。

在细微的一线星光底下，那里面有两个被吓作一团的孩子，看见我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我们趁着说明了我们是掉队的军人，对他们绝没有妨碍，叫他尽管放心。一路来我们还没有吃晚饭，我们自己原由勤务兵带着有一点米的，现在只借借他的锅灶烧一下。那个人也还老实。他也向我们说明了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就在这小屋子里过活着，一年到头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饭。今晚，起先他并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进门，实在是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，他怕惊坏了他的老婆和孩子，真正是对我们不起的！并且，他还有点怕那个——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汉们知道了要怪他，说他容留官兵住宿。所以……

我们跟着又向他解释了一遍，他这才比较地安了心。

勤务兵和传令员烧饭，两个孩子站在火光旁边望着。烧好了。一碗一碗盛出来，孩子们的颈子伸得像鸭子一样。我们尽管吃，涎沫便从那两个的小口里流出来，实在馋不住了，才扭着他们的妈妈哭嚷着：

“呜！妈妈……好香的白米饭啊！”妈妈不响，眼泪偷偷地从那两副小脸儿上流下来了。

我和训练主任的心中都有点儿不忍了，想盛出一碗来给那两个孩子吃吃，但一转眼看到自家都还不够时，就只好硬着心肠儿咀嚼起来。

之后，训练主任还要巴巴地去向他们追问：

“你们一年到头吃些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！老总爷，苦啊！玉蜀黍，要留着还税；山薯，山上的好

汉们又要抽头；平常日子，我们多半是吃糙米的……”

“糙米？”我夹着也问了一句。

“是呀——小糙树的嫩根，拌在山薯里吃！”

半晌，我们没有回话。想起刚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儿饭来给那两个孩子吃的情形，心中像给一种什么东西束缚得紧紧的。

三、两具死尸

因为要提防那小屋子的主人，去报信给山上的好汉们听，所以天刚刚发白，我们就爬了起来，向那主人告过辞，寻着原来有行军记号的路道走去。一路上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论着：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种了玉蜀黍、山薯，辛辛苦苦地，一年到头反而只能够吃糙米。这期间，就只有那个小勤务兵最为感动，因为他的家里也正是这样哟——据他说——因为他一直都是愁眉皱眼的。

训练主任的胆子似乎大了些，主要的还是在这两天内并没有遇到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见得高兴些了，他过去在什么大学毕过业，他做过什么伟大的文章，伟大的诗……一切的牛皮，都吹起来了。并且还要时时刻刻拉着人家去陪衬他，恭维他！……

山路总算比较平坦些了，虽然在茂密的树林中还时刻发出来一些令人心悸的呼啸。但据我们的估计，至迟再有一天，便可以追上我们的部队了，十分的功程去了九分，还怕再出什么了不得的乱子吗？这么一估计，训练主任便高兴得大叫大唱起来。

大约已经走了三十里路了吧，太阳已经爬上了古树的尖头，森林也渐见长得浓茂了，训练主任的歌声也更加高亢了。但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忽然那个前面引路的小勤务兵，会站住着惊慌失措起来，

11033823

把训练主任的歌声打得粉碎！

“什么事情，你见神见鬼！”副官吆喝着说。

“不，不得了！”勤务兵吃吃他说，“那，那边，那边，杀，杀……杀死了两个人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训练主任浑身一战，牙齿便磕磕地响将起来，他拖着勤务兵：“杀，杀了什么人呀？”

“两，两个穿军服的！”

“糟糕！”训练主任的脸色马上吓得成了死灰。他急忙扯住我的手：“手枪呢？手枪呢？”

我故意地镇静了一下，没有理会他——虽然我的心中也有点儿发跳。勤务兵引路，我，副官，传令目走在最前面，那个便老远老远地站着望着我们，不敢跟上来。

的确是躺着两个穿军服的！浑身全给血肉弄模糊了，看不出来是怎样的面目。副官用力一脚——把一个踢了一个翻身，于是我们便从死者番号上看出了——真正是我们部队里的兄弟。看形势，被害至多总还不到一个对时，大约是在昨天上午，刚刚大队过完之后，被好汉们“截尾子”杀死的。一个的身上被砍了八九刀，一个连耳鼻嘴唇都给割掉了。看着会使我们幻想出他们那被杀害时的挣扎的惨状，不由的不心惊肉跳起来。

像打了败仗似的，我们跳过那两具死尸，不顾性命地奔逃着。训练主任的腿子已经吓软了。他一步一拖地哀告我们：

“喂！为什么跑那样快呢？救救我吧，我已经赶不上了呀！”

四、仇恨

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，大家都猜疑着约莫走过了危险地带了，

脚步才慢慢儿松弛下来，心里可仍旧是那么紧张地，小心地提防着。肚皮已经饿得空空了，小勤务兵袋袋里的米也没有了。我们开始向四围找寻着午餐处。

在一座通过山涧的木桥旁边，我们找着了四五家小店铺。内中有两三家已经贴上了封条没有人再作生意了，只有当中的一家顶小的店门还开着。

那小店里面仅仅只有一位年高的老太婆，眼泪婆娑地坐着，像在想着什么心思。她猛的看见我们向她的屋子里冲来，便吓得连忙站起来，想将大门关上。可是没有等她合上一半，我们就冲进了她的家中。

老太婆一下子将脸都气红了，她望望我们的手中都没有杀人的家伙，便睁动那凹进去了的，冒着火花的小眼珠子，向我们怪叫着：

“好哇！你们又跑到我的家中来了。”

“我们没有来过啊，老太婆！我们是来买中饭吃的呀！”我说。

“买中饭吃的！不是你们是鬼？你们赶快把我的宝儿放回来，你们将他抓到哪里去了？你们，你们……”老太婆的眼泪直滚。

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宝儿呀！老太婆。”训练主任也柔和他说。

“没有看见！昨天不是你们大伙抓去的吗！好，好啊——”她突然转身到房间里面，摸出一把又长又大的剪刀来。“我的老命不要了！你们不还我的宝儿，你们还要来抓我！好——我们拼吧！……”她不顾性命地向我们扑来，小眼珠子里的火光乱迸！

“怎么办呢？”我们一面吩咐勤务兵和传令目按住了发疯了的老太婆的手，一面互相商量着。

“不要紧的！”训练主任说，“我们不如把她赶到门外，将门关

起来搜搜看。如果有米煮饭我们就煮，没有米就跑开，再找别人家去！”

“不好！”副官连忙接着，“放到门外她一定要去山中唤老百姓的！不如把她暂时绑起来搜搜看。”

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，将那老太婆靠着屋柱绑起来了。

“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东西呀！你们杀了我吧！我和你们拼……”绑时她不住地用口向我们的手上乱咬乱骂着。

关门搜查了一阵，总共还不到三四碗野山薯，只好迅速地，胡乱地弄吃了。又放了十来个铜元在桌子上，开开门，便赶着桥边的大路跑去。

为避免麻烦，我们是一直到临走时，还没有解开那老太婆的绳子。好远好远了，还听到她在里面叫骂着——

“遭刀砍啦！红炮子穿啦！……”

五、最后的一宵

因为是最后的一宵了——明天就可以赶上部队——所以我们对于宿店都特别谨慎。总算是快要逃出龙潭虎穴了，谁还能把性命儿戏呢？

这一家客店，似乎比较靠得住一点，在这山坳的几家店中。听说昨晚大队在这儿时还是驻的团部哩。只有一个老板，老板娘和两个年轻的小伙计。

老板是非常客气的，这山坳里十多家店家，就只有他家的生意兴盛。招呼好，饭菜好，并且还能够保险客人平安。

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我们提防的心事却一点也没有放松。尤其是那位训练主任老爷，他时常在对我的耳边嘱咐一道又一道，好

像他就完全知道了这客店老板是一个小说书里开黑店的强盗似的：怎样靠不住！怎样可疑！就仅仅没有看见人肉作坊里的人皮人骨。

夜晚，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，训练主任把我和副官睡的一张床抬到门边，紧紧地靠着。并且叫我拿手枪放在枕头下，或者捏在手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只有他——训练主任——一个人翻来复去地睡不着。

大约是三更左右吧，他突然把我叫醒了：

“喂！听见吗？”

“什么啊！”我蛮不耐烦地。

“响枪呀！”

“狗屁！”

我打了一个翻身，又睡着了。

约莫又过了一点钟，训练主任再次地把我从梦中推醒：

“听见吗？听见吗？”

“什么啊！”

“又响枪！”他郑重他说。

我正想再睡着不理他，却不防真的给一下枪声震惊了我的耳鼓，我便只得爬起来，过细地听着。以后是砰砰拍拍地又响了好些声。

“不是我骗你的吧？”

声音渐渐地由远而近，很稀疏地，并不像要闹大乱子。而且，就仿佛在这山坳的近处。

勤务兵，副官和传令目，也都爬起来了。

枪声渐渐稀，渐渐远，渐渐地沉寂了……

老板的客堂里慢慢热闹起来。有的还在把机筒拨得哗喇哗喇地响，退子弹似地。

“糟糕！”训练主任战声地伤心地念着：“我，我，我还只活得二十八年啦！”三十六颗牙们像嗑瓜子似地叫将起来。

我们都吓得没有了主张，伏在门边，细细地想听那些人说什么话。

声音太嘈杂得听不出来。很久很久才模糊地会意到两句：

“……昨天早晨全走光了！你们来得太慢了啦！”这有点像老板的声音。

“连掉队的一个都没有吗？”似乎又有一个人再说。

训练主任抖战得连床铺都动摇起来了。

半晌，好像又是老板的回答：

“没有啊！……”

我们都暗暗地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

天亮的时候，我们也明知道那班人走完了，却还都不敢爬出房门，一直等到老板亲自跑来叫我们吃早饭。

训练主任望见老板，吓得仍旧还同昨晚在房中一样，抖战得说不出话来。老板看见他这一副可怜的样子，不由的笑着说：

“这样子也要跑出来当军官，蠢家伙！我要是肯害你们的，昨天晚上你们还有命吗？……”停停他又说：“赶快吃完饭走吧！要是今天你们还追不到你们的大队，哼！……”老板的脸色立刻又变得庄重起来。

我们没有再多说话了。恭恭敬敬地算还了房饭钱，又恭恭敬敬地跟老板道过谢，拼命地追赶着我们的路程。

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，我们才望见我们的大队。

夜雨飘流的回忆

一、无心阁的小客栈里

十六年——一九二七——底冬初十月，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，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，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。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，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。因为贪图便宜，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，潮霉的屋子。那屋子后面的窗门，靠着天心阁的城垣，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。我一进去，就像埋在话的墓场中似的，一连埋了八个整天。

天老下着雨。因为不能出去，除吃饭外，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。窗外的雨点，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，均匀地敲打着。狂风呼啸着，盘旋着，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，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、寒冷的气息。

一到夜间，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。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——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（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），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。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的火焰，听着隔壁的钟声，呼吸着那刺心的、阴寒的空气，心中战栗着！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！……而尤其是——自己的路途呢？交岔着在我的面前的，应该走哪一条呢？……母亲呢？……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

窗外的狭巷中的风雨，趁着夜的沉静而更加疯狂起来。灯光从

垂死的挣扎中摇晃着，放射着最后的一线光芒，而终于幻灭了！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。我偷偷地爬起来了，摸着穿着鞋子，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着。一阵沙声的，战栗的夜的叫卖，夹杂于风雨声中，波传过来了。听着——那就像一种耐不住饥寒的凄苦的创痛的哀号一般。

“结——麻花——哪！……”

“油炸——豆——腐啊！……”

随后，我站着靠着床边，怀着一种哀怜的，焦灼的心情，听了一会。突然地，我的隔壁一家药店，又开始喧腾起来了！

时钟高声地敲了一下。

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，横身将被窝蒙住着。我想，我或者已经得了病了。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，而且还看见屋子里有许多灿烂的金光！

隔壁的人声渐渐地由喧腾而鼎沸！钟声、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，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。我打了一个翻身，闭上眼睛，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。

“拍！呜唉唉——呜唉唉——拍——拍……”

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！我想，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！然而我错了，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，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！

黑暗的，阴森的空气，骤然紧张了起来。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，骡子（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）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，一阵阵的，都由风声中传开去。

全客栈的人们大部惊醒了，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。有的已经爬起来，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！……

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，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

地消沉之后。于是，旧有的焦虑和悲愤，又都重新涌了上来。房子里——黑暗；外边——黑暗！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。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，流眼泪！……我深深地感到：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，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：马上，我就要变成——甚至还不如——一个饥寒无归宿的，深宵的叫卖者，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。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，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—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，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？

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，又重新显现出来了。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，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。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，并且决定：

“天明，我就要离开这里——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！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，搏战地，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棘途，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——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！我想，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！然而我错了，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，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！

黑暗的，阴森的空气，骤然紧张了起来。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，骡子（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）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，一阵阵的，都由风声中传开去。

全客栈的人们大部惊醒了，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。有的已经爬起来，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！……

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，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。于是，旧有的焦虑和悲愤，又都重新涌了上来。房子里——黑暗；外边——黑暗！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。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，流眼泪！……我深深地感到：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